

辽宁省盘锦市张树德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七年 母亲千里来申冤情



张树德

盘锦市检察院里的对话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张树德的家属到了盘锦市，律师在周三和周五两次去看守所会见张树德都没见到，每次看守所都说：张树德不愿见律师（实际上是张树德要求会见律师时不穿号服、不戴手铐），并告知检察院的人来了。于是树德妈就去了盘锦市检察院。

检察院门卫已经认识树德妈了，给公诉科打了电话说，又来告状来了。过了一会公诉科的一个副科长从楼上下来说：你来过一回了。树德妈说：“是，为我儿子冤案告状。”那科长说：“你这个不能告，你这是上诉期，二审也没给你判。”一看到屋子里还有另外四个人，副科长一下就变脸了：你们这都是一伙的？你们都把身份证拿出来。并叫门卫：去把法警找来，把执法记录仪拿来。

一会就从楼上下来十来个人。树德妈看看这些人大部分着便装，都是四、五十岁的年龄，就开始对他们说：“我儿子就因为信仰法轮功，一个研究生，正在工作期间，就给冤判七年，这是违法的，所以我才告状，修炼法轮功合法。”

这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树德妈。站在她身边的便衣手里拿着录音机、录像机、执法记录仪等东西，一个个面带愠怒，好象一声令下就准备抓人的样子。树德妈仍然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已经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翻译成

【明慧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张树德，因修炼法轮功，被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并处罚金两万元的一审诬判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法轮功学员们的关注。张树德的母亲千里伸冤之路，也同样牵动着人们的心。张树德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农家妇女，因自己的儿子遭非法判决，数次往返于黑龙江的哈尔滨和辽宁省盘锦市，和参与迫害儿子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一次次的近距离接触、交谈、沟通，终于换来人们的同情、理解和关注，成了异地他乡的司法界部分同胞认识的大姐。

三十九国文字。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是江泽民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你们不按照法律办事。她把手里的多份资料摊开：“你们看看。”那些人不看，都往后躲。其中一人说：这法轮功啥时候合法了呢？树德妈说：“啥时候合法了？从一开始就合法。”

树德妈本是个快人快语的大嗓门，这时警察的态度都变了，也不凶巴巴的了，有人就说：大姐行了，你现在是上诉期，上诉期间不能告，还没执行呢。

树德妈说：“谁判我孩子这都是违法犯法的。拿去看去吧。”说着树德妈就把控告状递给一个工作人员，那人接了过去。她又给他们念了几段控告状上的迫害事实。

这时有人对树德妈说：大姐你走吧，现在上诉，不能控告。树德妈说：“你们说是不是冤判我儿子？今天走了，我还会来的呀！”那些人中有个人两手抱拳给树德妈施礼，后面还有人做佛家的合十礼。

张树德在看守所的状况

去会见的律师得知：张树德刚进看守所后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习近平的，还有给当地司法部门的，信件都是通过看守所的警察寄出的。

律师见到张树德，他没戴手铐，反穿着看守所的衣服，令律师很敬佩，并得知，以前狱警把他当作犯人压制他。由于他不断地否定着各种迫害，凡是不符合法律的，他什么都不配合。

看守所的狱警对律师说：没见过

张树德这样的，还让我们把大门打开（在押人员通常出入监室的门，会见时狱警让在押的人走监室门上开着的一个小门）。一般情况下凡是律师或办案人来会见，当事人得在监门上开着的那扇小门中大哈腰钻出来。张树德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人格的羞辱，他不允许警察这样做，他告诉警察：“你们让我见检察院的人，就得把大门打开，我走大门。”经过他不断的努力，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奴工生产他不参加，报数报名解除了，象征着犯罪嫌疑人的号服不穿了，可以不戴手铐，从监门出入。

三上兴隆台区检察院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树德妈和亲属第三次到兴隆台区检察院，询问控告状长时间没有回复的原因。门卫打了电话，一个控申科检察官来门卫室接待了她们，树德妈和他讲儿子遭诬判的情况，讲了一个多小时，连那个门卫也在听，他还插话说：法院判重了。

临走前，树德妈郑重提醒听者：“迫害大法徒是违法的，是有罪的。法轮功是修佛的。”那检察官听后打了个冷战。

从区检察院回来，树德妈给一个律师打了电话，跟他说了在检察院的情况，律师接过话茬说：“啥判重了，一点罪都没有，（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就是应该无罪释放。”树德妈的话引来了律师正义之声，点破了不是判轻判重，根本就没有罪，罪名是强加的。

下午，树德妈找到了上次接待她的控申科女检察官刘广安，再次递交控告书。树德妈问：去年我们写的控告状是你接的，我们没有听到回音？刘广安就找来一男检察官接待，她开始找那份控告状，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她自语：整没了，找不着原来的东西了。树德妈给控申科的检察官讲她的儿子如何冤枉，并告知迫害法轮功的后果。

政法委人员的变化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树德妈还去了兴隆台区政法委，办公室内有三个人，一个史姓负责人接待了她，树德妈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非常诚恳的对那人说：我就这一个儿子，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学士、硕士，毕业后来到了盘锦市，为咱们盘锦做贡献来了，就因为一句信仰法轮功的话，被冤判七年。之后树德妈还和他说法轮功是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修炼，法轮大法是正法。史姓负责人说：“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就去市中级人民法院找，会博得他们的同情。”树德妈感到这些人和半年前判若两人，大部份人肯听家属诉说了，这真是个不小的变化。

两访盘锦市政府

五月三十日，树德妈去了盘锦市政府，楼内有特警、门卫。树德妈及家人说找市长。门卫说，现在还没有市长。张树德的姨母说：你真会开玩笑，我也开个玩笑，让我外甥给你们当市长。说着话，树德妈把儿子的大照片拿了出来给他们看，真是诙谐之中有智慧。然后树德妈她们给门卫讲孩子被迫害的真相。门卫听罢，和颜悦色又坦诚告诉张树德的家人去市政府信访办，就在附近一百米处，旁边还有律师事务所。

六月一日，张树德的家人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卫不让进，这时来了一个特警，打电话说：法轮功来上访。特警把家属领到了信访办，这时来了一车特警，家属就把张树德的照片给他们看，又给他们讲儿子遭迫害的经历，还把一些真相资料给他们看，他们都接了。最后对树德妈说，这事还

得找法院。

“法轮功百分之八百赢”

五月三十日，张树德的母亲去了兴隆台区监察委员会。门卫打电话叫下来一个人问什么事？树德妈告诉他自己是因儿子被枉判来上访的。监察委的人员说，法轮功的事不归他们管。

这时在这里还有一个上访者，是一个退伍老军人，他听了张树德的母亲的诉说后，他激动而肯定的说：“法轮功百分之八百赢。”

三进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对儿子的诬判，树德妈不会接受，一千四百里路，悲戚的泪浸透着脚下的黑土地，儿子的“案卷”已经到了二审法院，她一定得去二审法院把冤情告诉他们，讨回公道。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树德妈一行人去了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李玉新不见。她们又去了附近的盘锦市公安局，无人。

六月一日，树德妈二进中级人民法院。在门卫室，家属把相关材料和信递交给他们，门卫不接。

六月七日上午，树德妈一行再去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给中院院长王宏、刑庭庭长李玉新的两封信，门卫收下了，答应转交。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张树德的冤案，家属把资料装在信封里，在法院人员中午吃饭的路上等他们，碰到人就给资料，法院七、八十人，只有两人接了家属的资料。

走进盘锦市公安局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树德妈和亲属走进了盘锦市公安局，门卫请家属去公安局信访办。信访办的一个人很奇怪的说：这还没遇到法轮功上访的呢。

一名男子接待了家属，开始那人一直说法轮功不好，给他真相材料他也不要。表现的很不理性。他说炼法轮功的都叫人洗脑了。家属说：“这说的不在行，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大法洪传是在国家政府主管部门的主办单位允许下进行的，人传人，心传心，在合法、公开的环境传

向全国又走向世界的。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和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乔石偕同一百八十多名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经过半年的调研，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如果你还要说洗脑，得看一看是不是马克思给你洗脑了。”他一听这话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很尴尬。

给律师事务所、信访办送真相资料

一路的上访，她们带着一幅张树德的大照片，来到了市信访办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她们把张树德被诬判的冤情说了一遍。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负责人，拿着照片端详半天后说，你去检察院，让一审法院重新开庭。之后，家人就把带来的相关资料给了他们一份，他们都收下了。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之后，她们去了盘锦市信访办。信访办正好来了一车上访的人。家人就拿着张树德的照片跟这一车人说明她一个外省人来上访的真相。然后去信访办登记，上访的人中有一个人对树德妈的妹妹说：你可得帮帮她呀（指树德妈）！

当时信访办的人员有五个，那些人就向树德妈她们询问。树德妈就拿着儿子的照片开始诉说情况。其中一个长者听人说：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傻；第二种是坚定地信，你儿子是第二种，坚定地信。树德妈与他又聊了很长时间，他们都收下了真相材料。

一天走访六个律师事务所

六月四日，家人拿着多种资料，走访了六个律师事务所，向律师们讲述张树德被迫害的事实真相。得到了多个律师的同情，也有给出继续法律程序的一些办法。

去盘锦市看守所

接着家人去盘锦市看守所，打电话给看守所教导员孙德利，问他张树德怎样？他说正常。并让把材料放门卫那儿，树德妈就把信和资料留给了门卫，让门卫转交教导员孙德利。